

將將紀卷之十五

豫章 李 材 孟 誠



門人 徐即登 獻和

蒼梧 楊際會 士遇

毘陵 吳之鵬 汝南

御將得可為法

唐憲宗

元和元年。劉闢既得旌節志益驕。求兼領三川。上不許。闢遂發兵圍東川節度使李康於梓州。



上欲討關而重於用兵議者亦以蜀險固難  
杜黃裳獨曰關狂鯨書生耳取之如拾芥臣  
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畧可用也願陛下專以  
事委之勿置監軍關必可擒下從之命左神  
策行營節度使高崇文將步騎為前軍京西行  
營兵馬使李元奕將步騎為次與山南西道  
節度使嚴礪同討關時宿將名高位重者咸  
自謂當征蜀之選及詔用者乃崇文也衆皆  
大驚上與杜黃裳論及藩鎮黃裳曰德宗自  
經憂患務

姑息陛下必欲振綱紀宜慎以法度裁制之  
後可得而理也上深以為然於是始用兵討蜀  
以嚴礪行兩河黃裳啓之也高崇文也長武城  
練卒五千常如寇至受詔即行器械頗備  
所關軍行至興元軍士有食其逆旅者  
者斬以徇關歸李康求自雪崇文以康敗軍將  
斬之夏五月劉闢城鹿頭關連八柵屯兵萬餘  
以拒崇文擊敗之闢置柵關東崇文遣驍將高  
霞寓攻奪之十戰闢城八戰皆捷破柵凡四川



繼遣拔兵悉取崇文處分於是綿江柵將李大  
悅鹿頭守將仇長輔皆以城降崇文長驅指成  
都所向崩潰遂克成都劉闢數十騎西奔吐蕃  
崇文使高震高守等追及於羊灌田關越江不死  
擒之崇文入成都屯於通衢市肆不置珍寶山  
積秋毫無犯劉闢送京師而斬闢大將耶比  
巡官沈衍餘皆所問初杜黃裳建議征蜀反指  
授方畧又察崇文素憚劉濞謂之曰若必無功  
以濞為代故崇文決戰不遺力及蜀平入賀上  
顧黃裳曰卿之功也

淮陰非蕭相國不能知高崇文非杜黃裳汨  
沒何自顯蘇子瞻所謂陛下必欲建非常之  
功請待知人之佐知人誠宰相事然無忝者  
幾人哉至於既識其才又察其忌曰闢之不  
克濞寔汝代則尤為激將之用鼓舞之微權  
也勅多軍悉聽處分革監軍不令掣肘若憲  
宗之任崇文者亦可為世法矣

時淮蔡兵彊諸鎮環攻者十數相顧莫肯前獨



李光顏先敗賊時裴度宣慰諸軍還為上言光  
顏勇而知義必能立功俄又與烏重胤破賊于  
小澗河時韓弘為都統約諸軍同攻賊賊薄重  
胤壘重胤中牙不能抗請救於光顏光顏策賊  
出則小澗河之堡虛重胤即未破也乃遣將田  
頴宋朝隱等襲其堡夷之俾賊失積聚弘怒其  
違節度縛頴等將戮之舉軍惜其材光顏不敢  
拒會中人景忠信至軍察其情矯詔械繫赴在  
牙弛以聞詔釋之弘及光顏更以不訴帝謂弘

使者曰遠都畿令誠當死以功可贖也又  
年弘不悅自焚弘有弟十人皆將兵  
凌雲柵從太常大悅今春其使臣  
何則  
將何之所以能立功者上之  
之仗備得之助而所以使  
戰之謀且也光顏雖知  
而自學志宗何自而知之乎  
須之必得我松之不可



誅之而天子克全之俾資翼助此所以追奔  
者雖將必竟成功者自於上之人非人臣也  
李愬謀襲蔡州奏請益兵詔以昭義河中郾  
牛騎一千給之丁酉愬遣十將馬少良將騎  
邏遇元濟捉生虞候丁士良與擒之士良號  
與索為東邊患衆請剗其心剗之召詰之士  
良與澤巴愬曰真丈夫也釋其縛以器械置  
為捉生將士良言於愬曰吳秀琳擁兵塞  
拔之城柵為賊左臂官軍不敢近者以陳光洽  
為之謀主也光洽勇而輕好自出戰請為公  
擒光洽則秀琳自潰矣戊申士良擒光洽以歸  
秀琳遂降愬亦厚待之與謀取蔡秀琳曰非李  
祐不可如秀琳無能為也祐有勇畧時守興橋  
柵愬使人訶知祐將刈麥召廂虞候史用誠戒  
之曰爾以三百騎伏林中外使人搖幟若將燔  
其麥聚者祐必來追發騎掩之可擒也用誠如  
計擒祐愬下堂解其縛待以客禮時愬欲襲蔡  
密其謀每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語至夜分諸將



恐多諫。愬初，愬待祐益厚。軍中有稱祐為賊內應者，且云得賊謀言其事。愬不得已，持祐泣曰：「天不欲平此賊，邪？謂衆曰：『諸君既疑祐，今請歸死。』」天子乃械祐送京師，而密表其狀，詔釋之。遣送愬，愬見之，喜，署祐散兵馬使，令佩刀巡警出入帳中。隨改祐為六院兵馬使，舊以舍賊謀者屠愬，車之謀反，以情告乙酉。愬遣兵攻朗山、淮西，兵救之，官軍失利，衆恨愬，獨喜曰：「吾計也。」乃募敢死士三千人，號突將，朝夕教習之，使常為行。滿冬十月甲子，李祐言於愬曰：「蔡之精卒盡在泗曲及四境，守州城者羸老耳，乘虛直抵其城，此賊可圍之。」元濟已成擒矣。愬然之，遣掌書記郝泚至郢城，密白裴度。度曰：「兵非出奇不勝，常侍長圖也。」辛未，愬乃命馬步都虞候史昱等留鎮文城，李祐、李忠義帥突將三千前驅，而自與監軍將三千人為中軍，命李進誠將三千人殿後。軍出不知所之，愬曰：「但東行。」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及峰子據其柵，命士少



休食乾糲整羈勒留義成軍五百人鎮之以斷  
關山救兵命丁士良將五百人斷河曲及諸道  
橋梁復夜發諸將請所之勣曰入蔡州取吳元  
濟諸將皆失色時大風雪旗裂人馬凍死大陰  
黑自張柴村東道皆官軍未嘗行人人自謂必  
死然畏勣莫敢違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蔡  
州城有鵝鴨池勣令驚之以混軍聲自吳少誠  
律命官軍不至蔡者三十餘年故蔡人不為備  
李祐李忠義鑿其城為坎以先登壯士復之守

門守方熟寤盡殺之而得蔡州  
遂開門納眾及內城守將皆  
濟州宅或告曰官軍不至  
為言身脫需盡戮之又有一  
曰此必泗曲子弟就吾求  
勣軍號令曰常侍傳語  
曰何常侍能至於此  
時董重質擁精兵據泗曲  
此耳乃訪重質家學撫



質逐軍騎請懸降懸進攻承法候其門氏爭負  
新勢助之城上矢如蠅毛鋪路得持大濟於城  
上請罪極而下之以檻車送請宗師  
非常者常人所忘李勣之克秦州功位未散  
令其時請濟陣而天子不與擒賊將官有之  
而...  
暇...  
上...  
所以得...  
其...  
非...  
臣...  
夕...  
夕...  
夕...

豈獨一樂羊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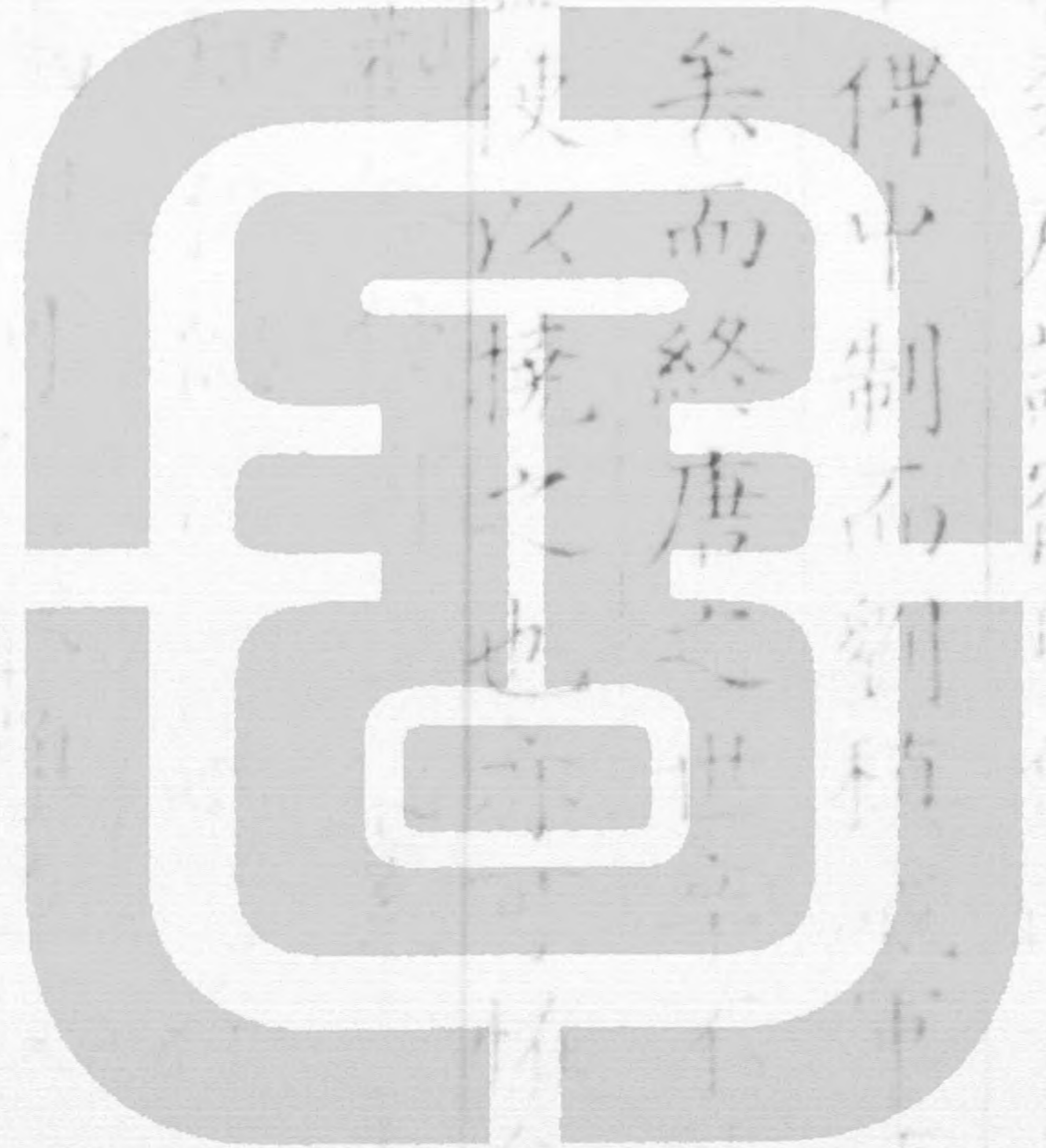
唐武宗

澤潞平上加李德裕大尉封國  
曰學無官賞卿初用兵德裕...  
我以來將帥出征屢敗者其...  
下軍前者日三四宰相多不願...  
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  
各有官者為監使悉選軍中...  
隊每戰監使自有信旗乘...  
馬...  
馬...  
馬...



視軍小却輒引旗先走陣而亂乃以使者使  
 楊欽美劉行深等議協物置軍不得而軍政及  
 共千人聽監使取十人自衛有功請例賜賞自  
 非中書進詔意別無有詔自中出者皆不此簡  
 將帥得施其方畧故所向有功

准西之役裴度請罷監使為元濟備澤潞之  
 役德裕不俾中制而劉栢中事不中從中御  
 自古記之矣而終唐之世亦不委信栢將  
 而必置監使以撓之也亦中栢將  
 此新米



東山  
 前安南都護王  
 任也遂以武為  
 入對上問以  
 有官者侍側曰  
 惜費也兵多賊  
 外歲月勢



...有阻隔則上自...  
...為費可勝計哉...  
...州文政為鄭...  
...與眾賓...  
...能妨人樂飲...  
...始脩軍令...  
...黃...  
...就擒...  
...夜南與...  
...官軍疾...  
...械...  
...十餘人...  
...式檢校...  
...加式檢校...  
...以越盜為憂...  
...侯我曰王式...  
...有餘不日...  
...必...  
...勸之曰公...  
...此期悉力...  
...故式所請...  
...不從者...  
...軍需細大...  
...成大功

安危須仗出群才艱大之秋舍擇帥列無做  
手夕筆中有吳喜尉史中有謝文此及侯我



所以謂西班中無可語王式雖儒生可任也  
兵發多則賊滅速正所以為國家省費少發  
而曠持大舉而疾決此最計之確者然非哲  
相疇能徹此

梁王朱全忠

王師範分遣諸將詐為貢獻商販包束兵仗入

汴徐兗鄆等州期同日舉發討全忠去者事多

不得行獨行軍司馬劉鄩表充入之時全忠

使高從周將其兵屯鄆州鄩據許州全忠拜其

母每旦省謁禮其妻亦省謁鄩亦每旦省謁

戊午師範力原將從鄩鄩亦每旦省�範亦每

或其女登城謂鄩鄩亦每旦省�範亦每旦省

皆安居各為其主也從周亦每旦省�範亦每

則城中婦人及民老疾者出鄩亦每旦省�範

況亦每旦省�範亦每旦省�範亦每旦省�範亦

取亦每旦省�範亦每旦省�範亦每旦省�範亦

取亦每旦省�範亦每旦省�範亦每旦省�範亦

取亦每旦省�範亦每旦省�範亦每旦省�範亦



者皆感其識所從竟不敢出  
 城守衆益固及王師範使至  
 周爲其裝送大梁鄆曰降將  
 爲乎素服策蹇而去全忠勉  
 之酒辭以進全忠所曰收之  
 州至何大邪以爲元從都押  
 月功親舊鄆曰且以降  
 拜於庭鄆端坐自若全忠  
 後

篡奪之雄亦才嘗無籠絡  
 駕一時豪健以有成功劉鄆  
 乃能畧其裝克之雙舉而加  
 才是使溫於是乎可取節矣

吳王楊行密

楊行密馳射武伎非所長而  
 御將之雅心待物與同甘苦  
 以黃金行密知而不問卒出  
 中全忠既得志鄆兵益盛乃  
 大舉擊行密遣龐



師古望清以趣楊州為從周壁史等欲趣壽州全  
忠自將屯宿州淮南震恐行密遣李瑾將兵拒  
汴軍於楚別將張訓自連水引會之行密用  
為前鋒十一月癸酉瑾將五千別將度淮用汴  
旗幟自北趣其中軍張訓踰垣合士於黃龍  
戰淮水決壅至汴軍亂行密濟淮及之汴軍  
大敗斬師古及將士首萬餘餘人會大  
雪凍餒死還者不滿千人全忠引兵還行密  
大會諸將舉酒屬行軍副使師古師古欲  
先趣壽州副使云不如先向清口師古敗從周  
自走今果如所料賞之錢萬緡表領鎮海節度  
使行密待承嗣及史儼甚厚第舍姬妾咸選其  
尤者賜之故二人為行密盡力屢立功行密由  
是遂保據江淮之間全忠不能與爭  
漢祖之得天下惟善將將即偏霸之割據者  
其成事亦在任人馳射武技一切非行密之  
所優矣至所以待李承嗣史儼者何其恩禮  
之厚而篤乎此士所以歸心而業由濟也不



然廣陵五達之衢四境震隣何能自保

南唐主徐溫

撫州刺史危全諷叛自稱鎮南節度使帥撫信  
素吉之兵號十萬攻洪州淮南守兵縑十人將  
吏皆懼節度使劉威密遣使告急於廣陵而日  
召僚佐宴飲全諷聞之屯象牙潭不敢進遣使  
乞師於楚楚王殷遣指揮使苑攻會袁州刺史  
彭彥章圍高安以助全諷徐溫聞將於嚴可求  
可求薦周本溫乃以本為西南面行營招討應  
援使將兵救高安本以前攻蘇州無功稱疾  
出可求即其卧内強起之本曰蘇州之後敢不  
能勝我但主將權輕耳今必見用請無置副成  
乃可可求以白溫溫即許之本遂敗楚兵于高  
安斬全諷

危全諷之叛攻洪州也連撫信素吉兵五十  
萬乃復求援於楚而楚圍高安以應之此亦  
可為危急存亡之秋矣徐溫知其幾之在任  
將也謀於嚴可求而舉用周本為已復聽本



所謂不置副貳直以全旂付之一人使得其  
布効其功能大率將非其人不可任如得其  
人雖舉國以聽之無不可者而死於數千之  
衆乎此本所以竟有成功也

陳璋敗吳越兵于香灣徐溫曰

部者賞錢百萬指揮使崔彥

而多謀溫得之喜復使典兵初錦衣之殺馬

行禪弗鈞劫奔吳越溫赦其妻子身遇之遠

史告之曰吏女不得志而去五

妻于為念及是鈞亦環溫自數其

巧之咎者二而不問鈞去來之

其軍職故將士感激為效死

釋敗將者吾見秦穆之用孟明收

見漢祖之將韓信忘讎者則齊

取者則魏文侯之於吳起未有

而其上尚戀戀存去後之思者

賞格之賞必生致之而復用之

均若其叶將于徐溫豈獨不



引為已咎而自疏其所以不能盡一人之用  
而使之亡也其委曲求才蓋如此此家傳所  
以歸心也與

越王錢傳瓘

越武肅王錢鏐寢疾謂將吏曰吾病必不起  
而足思誰可為帥眾泣曰兩弟今在公何意  
功孰不愛戴鏐乃悉出印綸授傳瓘曰得是  
爾宜善事之傳瓘與兄弟同帳行盡內子詣

使陸仁車曰令公嗣先王霸業將吏曰暮趨出

宜與諸公子俱處乃命主者更設一帳杜傳瓘

居之而禁諸公子從者無得妄入瓘末年左右

皆附傳瓘仁章數以事犯之至是傳瓘夢之仁

章曰先王在位仁章不知事令公今日盡節所

事先王也傳瓘嘉歎又之仁章及內才精揮使

劉仁杞俱久用事仁章性剛仁杞好毀知人皆

為衆惡諸將一日共請所請誅之不確曰一將

平事先王又方圖其功汝曹欲逞私憾可乎吾

當向先王言命不然吾當歸臨汝以避賢路

卷之四



不權而退乃以仁車為衢州刺史  
紀為湖州刺史中外有上書告訐者元璿皆不問由是  
行史輯註

惟誠可以感人惟德可以附衆  
格人心此其第一機括矣懷彩  
我此臨心者所以亡不旋踵也  
此為夫以世傳其字在寧其妙  
其代分割主獨為後石有以哉

梁賀德倫以魏叛今拔于晉  
兵李存審自趙州引兵據臨清劉鄩引之亦以  
兵進壁洹水德倫復遣告急晉王引大軍自黃  
澤東下與存審會德倫遣犒軍因令容言於王  
曰除亂當除根備言張彥凶狡之狀謂宜先除  
之王默然次日進屯永濟張彥選其銀槍効節  
五百人衛而謁王王登驛樓語之曰汝陵脅王  
帥殘害百姓數日中迎馬首訴冤者百輩我今  
舉兵以安百姓非貪土地也汝雖有功於我不



得不誅遂斬彥及其黨十人餘衆股栗下諭之  
曰罪止八人餘無問也衆皆拜伏明日下緩帶  
輕裘令魏卒探甲執兵翼馬而進仍以為前  
銀槍都承制以德倫為大同節度使遣之官而  
令張承業留之時銀槍在魏者猶驕橫上下令  
自今有朋黨流言及暴掠百姓殺無赦以沁州  
刺史李存進為天平都巡按使犯者自一錢已  
上皆磔於市旬日內肅然無敢復喧嘩者  
相機汲智亂在權方時之對存最者亦  
真可稱英霸之主矣觀所以處魏博之銀槍  
都者何其應機之速而斷之果乎斬張彥而  
緩帶輕裘撫其衆徒德倫而命李存進峻法  
制其餘皆曲盡駕馭之款者非虛也及  
邺州將盧順密來犇言於帝曰邺州守將不  
平劉遂嚴顯失衆心可襲取也帝以問郭崇  
韜等皆曰懸軍遠襲危道也帝乃命李嗣源密  
謀之嗣源自胡柳度河後軍斬守將之將  
功以補過對曰今用兵歲久生靈塗炭苟非出



卷之四

卷之四

四



可取勝何以成功臣願得獨當此役必有以報  
 帝悅壬寅遣嗣源將所部精兵五千自德勝趣  
 鄆州比及楊劉暮矣陰兩道黑將士皆悍不欲  
 進高行周曰此天贊我也彼必無備夜渡河至  
 城下鄆人不知李從珂先登殺守卒放關納外  
 兵進攻牙城城中大擾癸卯日嗣源兵至入遂  
 拔牙城劉遂奔燕顯燕大梁嗣源禁其掠無  
 吏民執知州事節度副使崔勣判軍趙厚遠與  
 唐帝大喜曰總管具奇才吾事集矣即以嗣源  
 為平節度使而欲效奇在宗以就功而能使  
 嗣源孟枹歟而欲效奇在宗以就功而能使  
 過鄆州畿輔固梁之所繫以存亡也鄆城  
 不守矣總管信奇才古稱不勇則不能斷遂  
 以發大計崇韜至此且狐疑餘子者何足言  
 乎若莊宗者乃真無忝勇矣

周世宗

世宗初即位北漢主入寇帝欲自將出之許  
 謀曰劉崇自平陽遁走以來勢沮蹙以自不

律律錄



踐祚山陵有日人心易搖未宜輕動  
 宗東我喪輕我年少有吞天下之心  
 朕不可以不往乙酉發大梁庚寅至  
 兼程進控鶴都指揮使趙晁私於通  
 奸諫曰賊勢盛上宜待重奸諫以  
 西步得為山言此必有人教汝也奸  
 對帝命并械于州獄北漢主以中軍  
 引兵南向軍於高平之北帝慮其  
 北漢主以中軍陳於巴公張元徽軍  
 其東於兗軍其西眾頗整我師懼中  
 贊與李重進將左樊愛能何徽將右  
 向訓史彥超將精騎居中張永德將  
 禁兵衛帝帝介馬自出督戰時北風  
 方盛俄而轉南北漢主將戰直學士  
 得中扣馬諫曰風勢如此非助我者  
 且曰勿女言且斬汝虜東軍進張元  
 徽將千騎擊周右軍合戰未幾樊愛  
 能何徽引騎兵遁左軍潰亡兵千餘  
 人解甲時萬歲降于北漢帝



先勢危自引親兵犯矢石搏戰宿衛將趙匡胤  
 曰主危如此吾屬何得不致死又謂張永德曰  
 賊氣驕可破也公揀麾下左射者引乘高西出  
 為左翼我引兵為右翼擊之國家安危在此一  
 舉永德從之各將二千人進戰匡胤身先士卒  
 士皆殊死無不一當百此漢兵披靡內殿直馬  
 仁瑀謂眾曰使乘輿受敵安用我輩殿前右香  
 行首馬全義早帝曰賊勢極矣將為我搦引騎  
 直前陷陳張元徽北漢之驍將也累陳馬倒為

兵所殺北漢主舉赤幟自後兵不進  
 陳劉詞至與諸將

滿山谷是日帝宿野次  
 樊愛能聞周兵提

州北漢主被執  
 歸來嶺迺歸所至未幾

帝欲悉誅樊愛能  
 德永德曰愛能守



即然先帝先道死未嘗責其罪...  
何軍法不立雖有百萬衆安所用之...  
可稱言即救愛能微及所部軍使...  
人責之曰汝輩皆宿將非不能戰...  
可實言與劉崇耳皆斬之自是驕將...  
可謂

也少涉遲疑便成痼疾英明果決如世宗既  
獨斷大謀墨練經以匡國難入奮起積弱與  
誅叛亂者以肅驕兵偉矣

### 宋太宗

以楊業為代州刺史業初為北漢主繼元扞太  
原名劉繼業每殺傷王師及繼元降披城苦戰  
不下帝聞其勇追中使諭旨繼元招致之繼業  
乃北面大慟釋甲帝見慰撫之復其姓楊止名  
業拜代州刺史素善戰號楊無敵契丹十萬衆



寇馬門業以數百騎出擊之契丹大敗殺其駙  
馬侍中蕭咄李獲都指揮李重誨自後契丹畏  
之每望見業旗引去諸將屯邊者多嫉之或替  
上謗書數其短帝皆不問而封其書付業  
驍將雖上意所珍大率為同儕所忌蓋眾皆  
避銳彼獨陷堅人泣鮮功彼方獻誠器為者  
能無愧乎愧則忌忌則謗所從生矣鈔錄如  
楊業蓋孤牛之植而又為木強之資也謗書  
一主數之宜然非太宗之明誰能察之

宋真宗

八月壬申知秦州曹瑋敗吐蕃于伏兔若初瑋  
在秦州數言唃廝囉欲內寇請益兵將瑋方議  
東封西祀以瑋虛張虜勢議斬瑋以威  
林學士李迪獨曰瑋良將也當以兵高觀野  
下意似不欲從鄭州門出兵陝西諸將有真自  
可就益之帝因問陝西兵數迪對曰臣為  
轉運使嘗記錄方寸小冊以備調遣詎風塵中  
即取以進帝曰何意頗牧在吾禁中未幾唃廝



羅果與宗哥族連結入寇帝復召迪問對曰  
夕安臣知其必能破賊賊而得物兵不動坐  
其未出禁火破之夷其族帳斬首千餘級  
囉勢感其德積中不敢出報至帝笑謂迪曰  
卿何料之當山外之捷卿之功也

有塞外頗救不可無禁中頗救必禁中有頗  
救而後塞外之頗救可救功也侯雖在矣張  
仲孝友詩有云益先得之矣其宗何緣而  
知璋璋非由何緣而就功將身之不違恤矣  
山外之捷名哉李迪與有勞矣豈真璋一人  
力哉

宋仁宗

以韓琦范仲淹龐籍為陝西安撫經畧招討使  
置司涇州初翰林學士王堯臣體量安撫陝西  
師上言韓琦范仲淹皆忠勇不當置散地及葛  
懷敏敗死帝思堯臣之言會仲淹附王懷德入  
左先與韓琦同經畧涇原琦兼秦鳳臣兼環慶  
有欲合兵犄角漸復橫山以斷賊虜領詔龐籍



重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奉州委文彦博慶州  
同勝宗諒總之渭州一武臣足矣帝未用其策  
於是復置陝西路經畧安撫招討使總四路之  
事置府涇州益屯兵三萬以珂侍沅禧分領之  
後以堯臣為體量安撫使徙彦博帥奉州宗諒  
帥慶州張元帥渭州堯臣復言珂等既為陝西  
四路招討等使則四路當置節制不當復帶使  
名使所舉不一於是諸路並罷經畧使珂與仲  
春在兵間久各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為  
重二人號令嚴明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誠無  
接咸感恩畏不敢輕犯

韓范兩人並經懲創之餘然無損經畧之望  
蓋勝敗兵家之常事也豈視此遽軒輕耶仁  
宗懲葛懷敏之敗乃思及於堯臣之言再錄  
用焉而又能專其委寄俾得展其畫以收寒  
心破膽之功昔秦穆公不以一青掩德遂霸  
西戎若仁宗之斯舉也幾近之矣  
以狄青為樞密副使初尹洙與青談兵青之薦



於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材也一人待之甚厚  
 仲淹授以左氏春秋且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  
 耳青由是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  
 累進馬軍副都指揮使青起行伍十餘年至顯  
 貴面涅尚存帝敕青傳藥除之青指其面曰陛  
 下以功擢臣不問門第臣所以有今日者此涅  
 之功也願留以勵軍中不敢奉詔帝益重之

衛青奮於人奴日磬拔於降虜族類何常惟  
 才是使此明主所以立賢無方也面涅猶存

適又自來青能不以爲恥而欲任以示勸亦

豈有家將之風矣

六年以狄青爲荆湖宣撫使提舉廣南經制盜  
 賊時儂智高寇擾甚熾外騷動楊岐等久無功  
 帝以爲憂智高移行營求爲桂節度使帝將交  
 其降智高曰若爾則嶺表非朝廷有矣會狄青  
 上表請行遂有是命青入對自言曰臣起行伍  
 非賦伐無以報國願得蕃落數百騎以討之  
 必擒賊首欽闕下帝壯其言特命入內都知



守忠為青副知諫院李兌言唐失其政以臣等  
觀軍容致主將掣肘是不之法遂罷守忠之行  
諫官韓絳言青武人不宜專任帝以問罷絳籍籍  
力贊青可任若號令不專不如不遣乃詔嶺南  
諸軍皆受青節度竟擒智高

智高之亂幾至不支一按之官如虎傳其嶺  
表一方又將卒而夏之覆轍矣梁適既能決  
其機狄青又克任其事而帝復能采廷論革  
監使以專委之與青之所以不旋踵而有成

功也

宋高宗

李世輔自夏來歸初世輔至夏夏人問其故世  
輔泣具言父母妻子之亡恨切尚乞借兵二十  
萬人生擒撒離喝取陝西五路歸夏世輔亦  
以報不共戴天之仇夏主曰爾能立功則不  
借兵時有酋豪號青向夜叉者又為是國忠  
令世輔圖之世輔以二千騎于夜疾馳奄至  
帳會之而還夏主大悅即出二十萬騎以文



樞武比嚙訛為陝西招撫使世輔為延安招  
撫使世輔至延安總管趙惟清大呼曰鄙廷今  
復歸朝廷已有赦書矣世輔取而觀之因與官  
屬列拜大哭乃以舊部八百餘騎往見王樞嚙  
訛諭之曰世輔已復延安府見講和赦書招撫  
可以本部軍歸國嚙訛不從曰初經果無兵來  
取陝西今既到此乃令我歸邪世輔知勢不可  
乃出刀研嚙訛訛不及擒王樞結之夏人以鐵為  
子並來追世輔以所部拒之馳揮雙刀所向披

靡夏兵大潰殺死蹂踐無慮萬人獲馬四萬匹  
世輔揭榜招兵每得一人予馬一匹旬日得驍  
勇者萬餘人乃擒害其父母弟姪者斬于東市  
行至鄜州有馬步軍四萬人並所遺糧餉樞諭之  
曰兩國見議和好不可生事世輔遂見珎于河  
池珎遣請見樓炤於長安炤承諾以為護國軍  
示宣使樞密行府前軍都統制送之朝世輔乃  
平所部一千騎南來帝大悅撫炤母賜名順  
志



李世輔豪健殊倫機畧亦邁眾喜用之直可  
與韓岳方軌蓋有古名將之風若掩惻效忠  
擁數萬之眾以歸國偉矣高宗乃能欣然納  
之撫勞至再三焉道不失矣而卒以制置中  
當抗亂其謀而不克究觀其績也惜哉

宋光宗

夏四月以立宗為四川安撫制置使初留正帥  
蜀慮吳氏世將謀去之不果行至是議更蜀帥  
正言西邊三將惟吳氏世襲兵柄號為吳家軍  
不知有朝廷乃以戶部侍郎立宗往法陞節度  
奏曰臣入蜀後吳挺脫至死亡則兵權必不可  
以復付其子請得便宜處置帝許之宗至蜀無  
何利州安撫使吳挺果卒宗使總領賈賦使楊  
輔權安撫統制官李世廣權其軍政以殺吳氏  
之權蜀中遂定朝廷尋以興州都統制張詔代  
挺

安撫蓋間外之官一方安危係焉留正慮吳  
氏世將而簡立宗以往立宗知機宜之不可



中覆也而陞奏請得便宜已而吳挺果卒宗  
 遂承制以楊輔權其軍使而令李世廣總其  
 事務聲色不動遂革世傳之柄以殺吳挺  
 權而蜀用以安可謂得乎之矣

男

門人

字弘

校

將紀十五卷終

